

火车来到叶集站

毛玉山

2024年4月10日上午，欣然接到区作家协会主席黄圣风的通知，说叶集火车站11号上午首趟列车开通运营，为庆祝这一大快人心的喜事儿，区委宣传部特组织叶集至固始观光体验活动，我有幸在被邀请之列。

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说实在的，我一直为叶集没有通火车感到遗憾，因为在现代各种交通工具中，火车仍是最便捷、最准时、最经济的交通工具。据说在2014年以前通车，不知为何此后十年之久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每天至少有八趟以上列车途经叶集站，但都是风驰电掣般匆匆而过，叶集人只能望车兴叹，你说这是不是让人很遗憾？现在它又在人们不经意间，突然停在我们面前，带我们去遥远的南方和北方，这是不是让人很惊喜？

4月11日上午9时许，我带着激动、喜悦的心情第一次来到叶集火车站。对于我这个在大西北工作、生活了一辈子，如今退休回乡定居的游子，过去无数次回乡探亲中坐过无数次火车，而唯独这次最让我激动和亲切，因为这是我家乡的火车站，“我们叶集也通火车了！”“在我们的家

门口就能坐上火车了！”这难道不是一件特别让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吗？

我们参与体验的人都在火车站二楼候车室集中，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喜悦之情。来火车站的人特别多，其实并不都是来坐车的，更多的是带着好奇和喜悦的心情来感受和体验的，他们忙着拍照、录像、发视频，向家人、朋友和更多的人传递着这一久违的喜讯，可见叶集火车站客运的开通，是叶集人心中已久的期盼。

火车站虽不是那样的高大宽阔，但各种设备功能齐全，很有一种江南小家碧玉的感觉。取票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上车是不需要车票的，只要刷身份证就可以了。但我坚持要求取票，不为别的，因为这是叶集开通的首趟列车，是很有纪念意义和保存价值的。于是工作人员给我打了一张熟悉而久违的车票：“叶集站—固始站，K305次，2024年4月11日10:12分开，01车100号，票价9元。”后来一问，每个人都打了车票，看来大家都怀有“一样的感受一样的心情”。

在上车找座位过程中，遇到一件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愉快的事情。此趟列车起点

是温州，终点是兰州，途经杭州、合肥、西安等地。我和黄主席是同一车厢，我是100号，她是105号。车厢里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可见此次列车受欢迎的程度和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一路找座位，直到车厢尾部才看到我们的座位号，在两排三人座靠窗户有两个空位，我们一对号码，正是我和黄主席的座位。我当时心里很是惊喜和愉悦：惊喜的是，满满一车厢人竟能给我们留下两个好位置，似乎所有人都在欢迎和等待着我们入座，面对如此隆重的“特殊待遇”，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从叶集到固始只有30多分钟，行程虽短，心情愉快。

列车出发后，我们一边欣赏着窗外风景，一边聊着火车开通后给叶集人民带来的各种利好。现在开通的有两个对开车次，一个是从温州到兰州的K305/K308次，一个是从杭州到呼和浩特的K655/K658次。我们就与大家最常去的省会合肥市为例，这两个车次都经过合肥市。如果坐客运大巴去，票价55元，而火车票价是23.50元，仅是汽运的一半，而且舒适度、准点度和安全度也远高于汽运。在火

车上，可以随意地来回走动，可以打开水、上厕所，甚至几个同行人更换座位就可以打牌、喝酒，这是其他任何通行方式都做不到的；如果是开车去合肥的话就更不划算了，仅来回的过路费和停车费就得200元，加上油钱，没有500元都下不来。还有南去北往，在温州、杭州、合肥等地务工的，前往杭州、西安、兰州、内蒙等地旅游的，这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和实惠，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极大地提升和满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需求。

在我们兴致正浓时，固始站悄然而至，我们都深意犹未尽。当坐着叶集区人民政府的公务车再次回到叶集站的时候，我对这个崭新的叶集站不由得再次顾盼着、欣赏着，我想把它印在记忆里，刻在脑海里。

听说区委、区政府为开通叶集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投入上千万对车站的各种功能、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改造，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叶集区委、区政府为叶集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大实事，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暖意。



周宜林 摄于霍山县下符桥三尖铺红色纪念园

茶事悠远

丁美科

身出寒山凝风骨，心入清水化香魂。

生长于六安的人，是有福的，每个人都是含着茶叶长大。六安瓜片给了我们清雅出尘的风骨。

学生送来她和茶艺大师陈红玲老师亲手揉制的红茶，她说，我在揉制的时候和他们一直在聊天……真是雅人妙事。迫不及待地泡上一壶，顿觉清润入喉，茶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茶文化以礼节规范种茶、制茶、品茶等一系列环节，对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的讲究与饮者的修养、情绪等共同形成一种意境之美，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

茶作为中国“国饮”，自古就为民众所喜爱。饮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祛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淡”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茶文化对人们修身、怡神、为文、交友都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几千年来，古人在品茶的过程中总结了很多与“茶”有关的廉政格言、警句，如“一杯清茶问今古，两袖清风为苍生”、“茗溢芳醇满天地，人修廉洁和乾坤”、“历尽艰辛成极品，自甘恬淡散清香”等。古往今来，茶成为人们许多美好精神的寄托，如纯洁、礼貌、谦和等，其君子品格受到文人墨客的赞叹。英国作家韩素音曾说，茶是世界上最文明的饮料，它是礼貌和纯洁的化身。

茶讲注水八分，水满则溢，人生亦然，十分的爱很容易迷失自己，到头来伤人伤己。面对喧嚣的人生，独饮一份刻骨铭心的孤独，常常以酒释怀，而换来的却是醉意朦胧。酒是万物，但洗不去心头久积的灰尘。人生如茶，茶本性苦而后甘，人生亦苦，回味而后淡定从容；茶的透明、润泽、剔透，使人冷静，使人沉思，使人清醒与真实，使人欢喜与清明，清茶淡绿的颜色，让人找回自我，回归本初，使人心境淡泊，让生命倍感轻松与真实。

茶，清淡，幽雅，隽永，悠远，曾经是花，曾经是叶，挤入现代繁华的城市，那日月光华以及大自然的灵性，便随它而来。扑面而来温馨的气息沁入心脾，而那隐约的苦涩诠释的是她的深邃与忧郁。清香的液体流过我们的身心，使我们感受苦后的甜蜜，心情便如玉壶之冰心澄澈透明。手抚茶杯，心随之变暖，魄随之广。历尽沧桑的岁月，便泡成生命返朴归真的花朵。

喜欢喝茶。有茶的日子，生活总来得滋润些，因为茶会让时光慢下来，茶是一种味道，一种生活的味道。匆忙的工作间隙，用青花白瓷杯泡几片绿茶，看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开来。喝一口，神清气爽，心情绽放，这一天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阴雨绵绵，大可不必在意。

“坐对当窗水，看移三面风。”喝茶时，一个人可以静观光阴一寸寸移动，放下一切，进入茶的状态，犹如清风明月入怀。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喝茶当于瓦屋绿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有一盏茶，可以解渴，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明月入怀。

茶事微妙，我心如水。

年轻时候，最盼望的是节假日，总希望节假日多一点，放假时间长一点。因为只有节假日，早上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白天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节假日带给人的自由，是最幸福的。可是，如果天天都是节假日呢？如果每天都完全自由呢？恐怕只会感到空虚。确实，退休后的我，最切肤的感受便是，工作让人充实，劳动才有幸福。

去年四月份，一张A4纸，结束了我四十年的工作生涯。从单位收拾物品往车上装的时候，虽然有些失落，但轻松是最主要的。我喜欢摄影，爱好书法，对文字也有兴趣，过去工作忙，少有闲暇顾及这些爱好。现在好了，我可以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刚开始的一段时间，确实活得舒心惬意。

特殊年代的磨难

雷伟和对大别山的眷恋、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从部队转业到安徽，雷伟和仍然不能释怀。

省机关钢厂并入合肥钢铁厂后，组织上拟安排雷伟和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徽州地委第一书记。雷伟和听说后，要求回六安专区工作。省委组织部同志告诉他：“目前，六安专区只有一个副专员的职位了。”雷伟和说：“副专员就副专员。”1962年2月，雷伟和调任六安专员公署副专员，他的一家从省城合肥迁到六安。

六安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长江淮河之间，东接淮南线，西毗豫东南，南连鄂东北，北濒淮河岸，俗称“皖西”。六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半壁江山在皖西。六安专区，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山区地区。雷伟和到六安任职时，六安专区辖六安、寿县、霍邱、舒城、金寨、霍山、肥西、庐江等8个县，和全省、全国一样，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雷伟和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在大别山闹革命，参加红军，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建立自己的政权吗？因此，他把对革命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雷伟和便被“靠边”在家。自1966年10月开始，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煽惑下，全区造反派组织蜂起，鼓吹“怀疑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揪斗。雷伟和，也是批斗对象之一。那时候，专区党政机关受攻击，工作陷于瘫痪，基层党组

与城市相比，农村是更适合春天“撒野”的地方。

小桥流水、烟雨村庄，再加上田间的油菜花，丝毫关不住春天的行藏。春天是一个调皮爱玩的小孩，从立春到春分的闸门一路打开，就如圈养得太久而躁动的小山羊，一下子喷涌而出，跑向了田野、丘岗。

草地本来安安静静，盖着冬天枯黄的棉被，做着沉沉的美梦。春却不管，用春雷当脸盆，“隆隆隆”地贴着地面时不时敲打；又扯来无边无际的雨丝，绵绵密密地絮叨。草地被吵醒了，不得不睁开身。暖煦的阳光，刺得草地两眼睁开不开，只能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哟，春天真来了。短短的睫毛，一根根竖起来，绿茸茸的。春天真不管，只顾在草地上翻着跟斗，扯着草地的睫毛玩耍着，“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天确实很不耐烦。

杏花、李花、桃花、郁兰花、油菜花，还是花骨朵儿，一把把谷粒样、拳头样蹲踞在枝头，它们在与雪花捉迷藏呢。生性好动的春天可不耐烦，它毛手毛脚地一树树爬上去，把这些小精灵一朵朵全掰开，像打开了一把把鲜艳的雨伞。面对一夜之间的变化，枝头开始热闹起来，那“唧唧唧唧”的声音，不是花开，而是对春天的嗔怪：是哪家小鬼，打扰了我们游戏呢？

春天当作没听到。它觉得好玩，很开

织也被迫停止活动，全区社会、工作、生产秩序一片混乱。

1967年4-7月间，六安专区造反派已经开始的“革命大联合”又分裂为两大派，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成伤亡。这两派都动员雷伟和造反，雷伟和是哪一派都不参加。但他介入了观点，不同意对专区公安处采取“静坐”和“绝食”斗争。

1967年9月，6408部队(12军)34师一位副师长率部到六安“支左”(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抛出雷伟和档案，对其历史无限上纲。

所谓雷伟和的“历史问题”，是指1935年被反动团长强逼送到国民党二十一路军工作团游击大队当兵三个月的问题。其实，这一段历史，组织上已多次审查，早有定论。1936年1月份，雷伟和参加组织暴动，枪杀了大叛徒张德山，回到红二十八军之后，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就作了审查，并让雷伟和在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三营七连当班长；1938年，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又作审查，并在审查之后于6月批准雷伟和入党；1941年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八团在审干时，团政治处作了审查；1955年授衔时，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又进行了全面审查。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已作结论的历史又被翻了出来，并错误地对其立案审查。

那时候，雷伟和经常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地委书记杜维佑、专署副专员郑象生等。但他们都能泰然处之。对大是大非问题，雷伟和泾渭



春天“撒野”

韩彦儒

春天还是不满意，把手中的包裹一抖，小溪畔、山谷中、空地上，一下子撒满了嫩油油的荠菜菜、灰灰菜、香艾蒿……惹得农民们即使下着蒙蒙细雨，也要头戴斗笠、身披雨衣，挎着个竹篮筐来到野外采摘。挖荠菜的，右手抓着一个铁铲斜铲进土里，左手捏着嫩苗向上一提，再抖抖上面的泥土，餐桌上的时鲜就隐隐地在舌根处散出清香。剪香艾蒿的，拿着一把小剪刀，在泛着青色的大地上如画圈般蹲着——艾蒿草还没长高，平贴在地面上，毛茸茸的裂片叶子散发出浓浓的艾香，手似乎还没触到就被染成了绿色。

春天看着呢，它拽着刚泛绿的柳辫子荡秋千，把溪涧的水搅得哗哗直响，打翻装满鸟语花香的陶罐子，它在每一道土地的裂隙里，每一缕的风中滚打嬉闹，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农村人忙着采青、开耕、育种，一年之计在于春，谁还有空去观赏美艳的春呢？

春天还是不满意，把手中的包裹一抖，小溪畔、山谷中、空地上，一下子撒满了嫩油油的荠菜菜、灰灰菜、香艾蒿……惹得农民们即使下着蒙蒙细雨，也要头戴斗笠、身披雨衣，挎着个竹篮筐来到野外采摘。挖荠菜的，右手抓着一个铁铲斜铲进土里，左手捏着嫩苗向上一提，再抖抖上面的泥土，餐桌上的时鲜就隐隐地在舌根处散出清香。剪香艾蒿的，拿着一把小剪刀，在泛着青色的大地上如画圈般蹲着——艾蒿草还没长高，平贴在地面上，毛茸茸的裂片叶子散发出浓浓的艾香，手似乎还没触到就被染成了绿色。

春天看着呢，它拽着刚泛绿的柳辫子荡秋千，把溪涧的水搅得哗哗直响，打翻装满鸟语花香的陶罐子，它在每一道土地的裂隙里，每一缕的风中滚打嬉闹，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农村人忙着采青、开耕、育种，一年之计在于春，谁还有空去观赏美艳的春呢？

我是土生土长的叶集当地人，对本地的风土人情、英烈遗址了解甚多，加上有过多种工作经历，又擅长摄影、爱好文学，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从此以后，我仿佛有了第二春。每天早早起床，刷牙、洗脸，连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虽然不用签到、签到，但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单位的人。就是周末，我也主动加班。奔赴现场、实地采访、摄影拍照，查阅资料、动笔成文……每天很忙碌，也很快乐。老伴说：“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感谢工作，带给我充实和幸福；感谢工作，让我发现了更好的自己。

随 笔

东渭河西渭河自大别山麓一路北下，开始是涓涓细流，河流蜿蜒，染绿了夹岸山峦，诸多的溪水清滩汇聚于横排仙境，遂成渭河，这一派流水，洋洋洒洒，直奔淮河。所到之处，一路果岭，一路花香，映山红、白玉兰、丹桂、山核桃、蓝莓、梨桃、葡萄……铺天盖地的香气氤氲。一路伴随，就到了双塔矗立的六安，但见渭河从城中悠悠流过……而大别山风景，贵在“名山秀水，花果飘香。文通世界，史通国脉”。而集千般奇秀、万种风情于一身的，正是六安茶。

“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是茶圣陆羽对茶叶生长土壤的描述。五百里茶谷，地貌千姿百态，岩石风化后富含矿物质，形成茶树独钟的珍稀“烂石”，六安茶由此而生，茶韵由此而成。

梯田茶园与山峦云雾相“缭绕”。幽深湖汀、天堂寨下，有一著名景点：齐头山崖。穿过石径，但见岩峰石崖环峙，山泉叮咚作响，茶树青翠欲滴，空灵之气扑面而来，仿佛来到桃源仙境。相传此处是东晋肇始六安人最先种下茶树的地方。上品六安瓜片受益于这风水宝地，云雾低回，阳光轻抚，注天地之精华，育品类之繁盛。

六安茶王的母茶树之所以神奇，就在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生长环境。在清泉潺潺的红石峡谷，沿谷垒梯，砌石种茶，峭壁茶树亭亭玉立，精致典雅。

大别山风光，美在山水交融。溪边香冠天下，自然少不了水的襄助。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上说到茶时，开头就说：“浴治好茶，藏藏好水。”水是茶的载体，可见水的重要——环五百里茶谷景区公路，串起幽山大湖与诗史杭灌区，水量充沛。晶莹碧绿的湖水从容流下弧形大坝。珠帘密实，乐声律动，山光水色，沁人心脾。横排头，红石嘴，牛角冲渠首的水，是大别山水美的一个缩影，高度契合古人“清、活、轻、甘、冽”的泡茶用水标准。

“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今天，人们习惯于坐在竹筏上，顺流从山涧漂流而下，饱览胜迹，涤净心尘。然而，历史上的诗史杭则是交通要道，辛勤的船工逆流而上，将沿岸盛产的六安茶，运到当年名噪一时的麻埠茶市，再由此北上南下、跋山涉水、漂洋过海。沿岸石径上纤夫留下的脚印，记录着沿河茶路的峥嵘时光。

汲高山溪水烹茶，如何？早在1200多年前，一代茶圣陆羽就已乐在其中。西渭河至齐头山，有一巨崖石洞，可环坐十余人。相传陆羽常与友人在此聚首。时光荏苒，朱熹的诗句，常被文人雅士在此吟诵——“仙翁遗石洞，犹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哲人已去，茶烟犹存，历朝历代名家大师唱和吟咏之声，至今不绝。

在蔡襄、黄庭坚、苏轼兄弟、陆游等人的诗文中都能看到他们爱茶、嗜茶、评茶评水的功力。人生，原来也是一种审美的姿态，一种审美的状态。

在普罗大众的日子里，而最能让人气静神凝的，好山好水一壶茶，占之首位。明清文人山水画兴盛之际，也正是文人墨客热衷于茶艺之时。观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唐寅《事茗图》《品茶图》《烹茶图》，画面大多在广阔幽静的山水之间，置一小亭，亭内茶壶醒目；有人煮茶品饮，或独啜或对饮，或静思或清淡，静谧安详。

中国人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就是最早发现了茶叶之用，并使之风靡世界。人间一杯茶，丰富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鉴。茶叶长期是古代丝绸之路流通的主要商品之一。继丝绸之路之后崛起的，又一条连通亚欧大陆的国际商贸通道——万里茶道的江淮坐标，就在大别山。六安茶从这里出发，一路辗转进入俄罗斯，再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茶路延绵一万三千多公里。

六安瓜片、霍山黄芽，制作技艺已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制作流程有採摘、凉青、杀青、毛火、小火、老火等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陆羽曾赞“六安焙法实甲天下”。六安茶人对茶技的孜孜求索，令人赞叹。

巍巍大别山，千年古茶树。感谢古人发现了它的文化价值。什么是人文茶韵，就是记录、保存有人类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茶林。人文茶林愈老，它所积淀的文化就愈深厚，这有点像考古学上说的文化层。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是六安各地正在书写的大文章。数据显示，六安约有60万人从事涉茶行业，拥有茶山约80万亩，如此看来，六安与其说旅游大市，还不如说是一座茶香浓郁的茶城。

茶叶深刻改变了六安的旅游生态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围炉沏茶为例，这种陆羽钟爱的喝茶方式正在民间传扬。溪水边、山脚下、茶镇上、商铺里，人们围着一炉暖茶及茶点，或谈天说地，或凝神思考，或切磋琢磨。六安每年专门举办多场文化节，游人与茶商云集茶园乡镇。炉火红红，茶香氤氲，人情温暖，其乐融融。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